

蘭亭
論壇

LANTING FORUM 2006

兰亭论坛 第1辑

当代书法创作： 理想与批评

邱振中 主编

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

兰亭论坛 第1辑

当代书法创作： 理想与批评

邱振中 主编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当代书法创作:理想与批评/邱振中主编.

北京: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2007

ISBN 978-7-300-07870-0

I. 当…

II. 邱…

III. 文字—书法—研究—中国—现代

IV. J292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17642 号



当代书法创作:理想与批评

邱振中 主编

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

邮政编码 100080

电 话 发行热线:010-82503022

编辑热线:010-82503013

网 址 <http://www.longlongbook.com>(朗朗书房网)

<http://www.crup.com.cn>(人大出版社网)

<http://www.ttrnet.com>(人大教研网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秦皇岛昌黎文苑印刷有限公司

规 格 160 mm×230 mm 16 开本

版 次 2007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张 16.5 插页 2

印 次 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字 数 106 000

定 价 24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目 录

兰亭论坛宣言	(1)
2006 兰亭论坛组织机构	(2)
2006 兰亭论坛代表名录	(3)
2006 兰亭论坛发言实录	(5)
4 月 16 日上午 讨论会	(5)
4 月 16 日下午 讨论会	(26)
4 月 16 日下午 讨论会(展厅)	(51)
4 月 17 日上午 讨论会	(71)
4 月 17 日下午 讨论会	(92)
附一:关于书法创作与书法批评的对话	魏翰邦 (123)
附二:致魏翰邦	邱振中 (132)
2006 兰亭论坛代表作品选	(137)

附录

关于“2006 兰亭论坛”	邱振中 (241)
邱振中访谈录	李辛平 (250)
后记	(257)

兰亭论坛宣言

中国书法具有五千年以上的历史。丰富的人文内涵、典型的意义生成机制、精微而变化无穷的图像系统,都通过文字的日常使用而对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。对书法持续的、不断深入的关注,使我们能够提出许多前所未知的关于中国文化的命题。对书法的现代阐释,将成为中国文化研究中新的、充满生机的论域。

作为当代艺术的中国书法,它正朝以下三个不同的方向发展:传统风格书法创作在杰作林立的书法史中,艰难地寻找自己深入的道路;现代风格书法创作努力扩展含义的深度与题材的丰富性,寻求原创性的起点;同时,书法中观念和图形的积存,已成为当代艺术创作中一份无可替代的资源,据此而创作的优秀作品,成为当代艺术的收获。这是三个文化意义、所要求的才能构成各不相同的方向,但它们都发端于中国书法的伟大传统。

“兰亭论坛”致力于当代学术背景中对书法的重新认识,确立中国书法在当代文化、当代艺术中的位置。

“兰亭论坛”集所有关心中国书法的力量,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,使传统变成生活中亲切、生动、有力的存在,使书法在当代文化中具有的种种可能变成现实。

2006 兰亭论坛组织机构

组织委员会	王建华	许学刚
	王建力	陈浩
	沈伟	杜坤林
	梁培先	

编辑委员会	邱振中	沈伟
	王旭初	王东亮
	张泓	周勋君
	谢萌	

学术主持 邱振中

主办 绍兴文理学院兰亭书法艺术学院

协办 中央美术学院书法与绘画比较研究中心

2006 兰亭论坛代表名录

- 施立刚** 1978 年 9 月生,浙江萧山人。2003 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,文学学士。
- 尚天潇** 1976 年 11 月生,浙江连云港人。2005 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,文学学士。
- 黄海林** 1976 年 6 月生,广西南宁人。1999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,文学学士。
- 翁志飞** 1973 年 5 月生,浙江丽水人。1997 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,文学学士。任职于浙江师范大学。
- 刘志鸿** 1971 年 1 月生,江苏宜兴人,2001 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,文学硕士。任职于中国标准草书学社。
- 林再成** 1970 年 4 月生,黑龙江木兰人。1995 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,文学学士。任职于苏州工艺美术学院。
- 杨 涛** 1970 年 3 月生,安徽宣城人。2004 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,文学硕士。任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。
- 陈海良** 1968 年 11 月生,江苏常州人。1992 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。中国艺术研究院 2006 级博士学位在读。
- 陈忠康** 1968 年 7 月生,浙江永嘉人。1991 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。中央美术学院 2005 级博士学位在读。

- 魏翰邦** 1967年2月生,甘肃皋兰人。1990年毕业于兰州大学,文学学士。甘肃省青年书法家协会副主席。
- 汪永江** 1966年4月生,黑龙江呼兰人。1989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,文学学士。任职于浙江大学艺术系。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。
- 白 砥** 1965年3月生,浙江绍兴人。1999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,美术学博士。任职于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系。
- 萧 峰** 1964年2月生,江西遂川人。2005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写意高研班。任职于南京军区厦门白鹭宾馆。
- 张羽翔** 1963年生,广东开平人。1989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,文学学士。任职于广西艺术学院。
- 胡秋萍** 1962年8月生,河南开封人。任职于河南省书画院。河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。
- 戴 跃** 1962年4月生,四川成都人。四川省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。
- 陈新亚** 1962年1月生,湖北蕲春人。1983年毕业于湖北师范学院,任职于书法报社。
- 赵雁君** 1961年4月生,浙江诸暨人。1985年毕业于绍兴文理学院。任职于浙江省博物馆。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。
- 朱 敏** 1960年10月生,江苏如皋人。1986年毕业于武汉交通科技大学。江苏省青年书法家协会副主席。
- 乔堃龙** 1956年10月生,天津人。1979年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。重庆市书法家协会创作评审委员会副主任。

2006 兰亭论坛发言实录

4 月 16 日上午 讨论会

沈伟:“兰亭论坛”是绍兴文理学院兰亭书法艺术学院主办的一个学术论坛,今年是第一届。

我宣布,首届“兰亭论坛”开幕。

邱振中:首先,我介绍一下“兰亭论坛”的构思。“兰亭论坛”是一个系列活动,今年是首届。作为第一次,我们讨论创作问题。因为对任何一个艺术领域来说,当代创作始终是最核心的问题,所有的批评、理论都要围绕这个核心问题而展开。当然,理论有它独立的思路、独立的发展线索,这是我们另外可以说到的话题,可以单独讨论的话题。但是,创作无论如何是整个书法领域最重要的问题。

这次论坛的构想起因于我和一些青年朋友的交谈。大约在半年以前,我与几位来北京举办展览的青年书法家谈到对创作的一些思考。我说大家都非常努力,当前书法创作的整体水平跟以前不可同日而语,但是我们确实遇到了一些问题,遇到了困难。我们想要提高,但是怎么提高?虽然每个人遇到的问题不同,但有一点又是相同的,就

是我们都在一个有限的、熟悉的圈子里听取意见，努力奋斗。我们得到的批评、赞扬、地位、声誉，都跟这个很小的圈子有关。扩大一点说，书法界的展览，中青展也好，全国展也好，都是书法界内部的活动，都是自己论自己。所以，不管我们多么努力，有多大抱负，实际上都很难超越我们自身的局限性。我们都想突破自己的局限，但是方法在哪里？途径在哪里？我想每一位有抱负的作者都会思考这个问题。大家一谈就有共鸣。我建议在适当的时候，邀请十几位志同道合、关心这些问题的朋友，带着自己的作品，坦诚地讨论自己存在的问题和对方的问题，两到三天，谈完就走——一次完全私人性质的学术探讨。客观地说，这样的讨论是非常不容易作好的。我们都同朋友、同学争论过，辩论过，交谈过，但是谈话能不断深入下去的机会非常少。

事有凑巧，绍兴文理学院兰亭书法艺术学院决心作一些推动书法事业的活动，并由我来进行策划。我马上就想到我们构思过的这样一个讨论会。于是，就有了我们今天这样的聚会。这个活动构思的时间在半年以上，所以我们有时间来挑选代表。这花费了很大气力。因为出席论坛的人数有限，但可选择的方案却很多。我们也广泛征求了意见，最后有了一个这样的阵容。我们希望参与的人员能够代表我们这个时代书法创作的现状，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关系书法的未来。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。

看到大家带来的作品后，我想，我们大体上已经做到了这一点。我问过很多代表和列席论坛的朋友，大家都觉得这样一个展览很难得，与以往所有展览都有所不同。为了让大家能放心地把自己最好的作品带来，我们作了这样的安排：报到时交作品，展览与论坛同时开幕，同时结束，让大家能够开完会就把作品带回去。我想，即使是全国书法展览，其中很多作品大家也都是不会交去的。

我们都参加过很多会议，它不容易真正深入问题。我们希望这次

讨论能有助于提出或解决我们最关心的、跟我们自身的前进密切相关的一些问题。这种问题的寻求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,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,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说,大家又必然会有一些共同之处。关于这一点,有一个人的话曾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托尔斯泰说,一个作家必须深入了解各种各样的人,但是为了做到这一点,最好的办法是首先深入一个人,而最合适的那个人就是他自己。这就是说,任何一个人身上都包含着足够丰富的关于人的基本的问题。

在这样一个希望坦诚、必须坦诚的讨论会上,我首先愿意做到这一点。我愿意说出我的意见和感受,还有我的困难、我的问题。当我真正深入自己的问题,再与别人交谈的时候,往往发现这些问题以不同的形式在别人那里也出现过。我想我们一定有很多问题可以交谈。但是,把一种私室中的谈话,非常坦率的、批评性质的谈话放到这样一个公开的场合中,我还是有一点点担心。当下的艺术界,吹捧成风,真正的批评却很难进行,书法界恐怕尤其困难。由于书法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,头面人物大家都非常熟悉,深入的批评会引发怎样的结果,谁也不知道。公众对书法缺乏真正的了解,应当让他们了解书法的真相。因此,关于书法的许多私下的谈论,有必要在更大的范围内展开讨论。它也许并没有什么“保密”的必要。当这种批评成为我们正常的艺术活动的一部分时,书法或许能够更好地发展。

至于这次活动的主题,我想可以归纳成两个字,就是“超越”:既超越个人的,也超越一个领域的创作观念、创作水平的局限。

首先是超越自身。我们每个人都有局限性,感觉的局限性、思维的局限性、理想的局限性。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,然后才是怎样做到的问题。

最重要的是要有开放的心态,既要坚持自己,又要随时寻找自己的缺陷与不足。对于现代思想者,有一个基本的前提:人都有广泛的

可错性。这是现代认识论中一个基本的思想。

我在思考自身的问题时,发现有这样几个关键。

第一,时刻想到自己的可错性,想到自己可能存在的致命的缺陷。我有很高的理想,有抱负,但是我离那个目标还非常远,所以我愿意拼命去寻找妨碍自己达到那个高度的致命的缺陷。

第二,积存一些真正深刻的感觉。准确的批评不容易做到,判断批评准确与否同样困难,而批评与批评判断的前提是主体的敏感和感觉的准确性与深刻性。接下来的问题是,准确的感觉从哪里来?我们怎么检查自己的感觉?社会是一种常见的感觉和观念的来源,但是社会没有独立、准确、深刻的判断能力,只有各种各样的风在社会上刮。它是不能作为依凭的。然而,什么可以作为依凭呢?我们必须依靠他人的帮助——我指的主要的不是周围的人,而是通过书籍的中介,去求得那些具有杰出感觉和才智的人的帮助。例如,在一本书里我读到一句话,是打动西班牙诗人洛尔迦的一句话:“艺术并非爱好,而是死亡的召唤。”它像闪电一样击中了我的某个地方。它触动了我原来思考过的某些问题。

1970年在法国自杀的策兰(1920—1970),是20世纪最重要的诗人之一,其父母死于纳粹集中营,而他在50岁自杀。他对生命的态度让我受到震撼。我们不是说“做人”要有“深度”吗?对比策兰,与他的差距在哪一点上?差距有多大?

还有加拿大钢琴家古尔德,一位天才的钢琴演奏家。他21岁时在纽约的第一场演出就征服了整个美国,但31岁时退出了音乐会演奏,不再上台演出,只做录音。他认为开演奏会是糟蹋人。他说:“一个人可以在丰富自己的时代的同时并不属于这个时代,他可以向所有时代述说,因为他不属于任何特定的时代。这是一种对个体主义的最终辩护。它声明,一个人可以创造自己的时间组合,拒绝接受时间规

范所强加的任何限制。”

中国的例子也很多,传统的、现代的都有。这里是随便说到的几个,也许大家对这一类例子比较陌生。

有了这些积存,我们超越自我就会容易一些。

其次,为了超越现状,对我们目前的创作状态要有一个分析、一个认识。

我们这次看到的作品,可以分为三类:第一类,还处于基础训练阶段,这个阶段还没有结束。另外还有一部分人,虽然有一定的创作经验,但是,坦率地说,还没有越过那条技法的基准线。第二类,已经越过了基础训练阶段,进入了最初的创作阶段。第三类,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,但对自己不满意,正在进行新的探索。

这样的分类让我们讨论的主题变得明晰起来。

昨天陈忠康问我,我们怎样安排讨论?他希望讨论具体一些。这也是我们的希望,大家的希望。

有关的第一个问题是基础训练问题。作为一位出色的书法艺术家,他的基础训练到底要达到什么程度?判断这个基础,有没有标准?在这里有分歧。昨天我和刘志鸿交谈的时候,他说到,可能一个人说某个作品有问题,但另一个流派的老师偏偏觉得这个作品好。因为我是一个相信存在一种基本准则的人,所以我马上回答说,两人对好坏的判断,往往是水平的差异,而不是风格的差异。当然,大家可以讨论。这里就牵涉到我们有没有一个相对清晰的标准。

第二个问题,我们在创作中怎样去寻找自己的风格?它与传统的关系是什么?

我们这次讨论的主要是传统风格的作品。我认为一件好的传统风格作品必须让我们感觉到传统中核心的东西,同时又让我们感觉到传统中所没有的东西。这样的要求非常高。展出的作品中,有一些让

人感到它对传统的汲取不够。现在大家都知道传统的重要性,要去吸取,也正在这样做。但是,我们对传统到底已经掌握了多少?你自己的判断准确不准确?要极为严格地去审视,单靠自我审视不容易看到缺陷。

这里实际上指的是,我们在不停地学习,不停地创作、探索之后,一个人与传统的关系。我心目中书法家的标准是很高的,其中便包含他与传统联系的深刻程度。大家也许会说这个太玄虚,但其实一点都不玄虚。我可以跟你具体说到一点一横的开始,一个极小的点,组成一个笔画的两条边线形成的轮廓。我们可以从上到下地一点一点分析下来。经过这样的分析,就能知道你掌握了多少。坦率地说,当代中国的绝大部分作品,甚至被认为很好的作品,都经不起这样的推敲。这里不是说对谁苛刻,我们首先谈的是自己的问题,对自己的苛刻。如果没有这种严格的分析和判断的标准,理想便是一句空话。

要深入传统啊,写字要先做人啊——这全都正确,但这也全是废话。做人要做得深刻、精彩,怎样才能精彩?读哪一本书、哪一句话,才能让你变得深刻?哪本书、哪句话在你心里引起怎样的振荡,你才会改变?振荡以后,你处理事情的方式有什么变化?——只有这些问题才能导致深刻。激动是简单的,在美院学艺术的谁不会激动?这有什么用?任何一个专业,任何一届毕业生,坚持做下去的只有两三个。真正做出来,能取得成就的——什么是真正的成就,我们等一下再说——有没有一个人,要打个问号。

为什么要坚持这样严格,甚至苛刻的标准?我想起一件事。在重庆举办的第四届书学讨论会上,有一位代表说,只要能给我启发的文章就有学术价值。我说不行,学术价值有严格的标准。他说,你这个标准太高。那我就问他,在这样的讨论会上我们都不去说到这个标准,我们还能到什么地方去说?在中央美术学院,大家也把我看成是

一个理想主义者。朋友对我说，你对学生灌输这种东西，他到社会上去怎么办？我说，这不用担心。——我还是那句话，在中央美院的讲坛上不说艺术的最高理想，我们还能到哪里去说？用在今天，是一样的道理。所以，我希望大家至少能在这样的地方，这样的场合，把自己的标准尽可能地提高。

论坛的第三个问题，理想问题。我们希望创作达到什么样的状态？它与标准问题密切相关。看过今天的展览，有些作品非常好，跟我们以前见到的不太一样。有些大家从来不愿意拿出来的作品，与那些交出去的作品完全不同。但是，审视之下，还有什么不足？我们是不是还要寻找一种更高的理想？我在一篇文章中，谈了我对当代创作的看法。我认为当代创作的一个重要问题，就是对一件书法作品的要求太低。这个“太低”有历史根源。我举了几个例子。我的结论是，我们对一件书法艺术作品的标准必须高于古人。前人很多东西太马虎了，特别是宋代以来，越来越马虎。难怪欧阳修会骂一代不如一代，但是你们看欧阳修的作品，他的用笔不知要比唐代人简单多少。不知道他自省过没有，实际上他也是这个大潮中的一分子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天天也在骂，但我们自己是不是——在某种程度上——也成为其中的推波助澜者？在座的各位也许都对自己要求很高，但是，是不是还不够高？跟我们对这个领域的希望能不能适应？

有的朋友说，昨天晚上看过《茶经》^①后，回去谈到三点钟。他们说，为什么让我们看这部电影？是不是暗示我们不同的艺术领域可以相互启发？借鉴是一个目的，但是，这不是最主要的目的。我是想让大家看一下，在当代艺术的不同的领域，这一代人做到了什么程度，然后再思考一下我们自己的作品，你的力量，你的原创性，你对这个领域

① 歌剧《茶经》，谭盾作曲，徐英（音译）与谭盾编剧。

最精彩、最深刻之处的领悟程度。《茶经》的情节很简单，但歌词写得很精彩，主题完全融化在现代的表现形式中——视觉形式、音响形式。谭盾是中国人，但他去西方学习，他沉入西方音乐中，感受，然后创作，既用西方的音乐元素，也用中国的音乐元素，他把它们融合在一起。作品中所包含的诗意、舞台设计、音乐效果，再加上很高的演唱水准，一直让我们跟着它走。我也接触过一些做艺术、做文学的人，当我们把一种标准提得很高的时候，他们内心会有一种拒斥感，屡见不鲜。但是，如果书法不做到这个份儿上，你张某某、沈某某就是做到了这个领域的顶端，又有什么意思？

在网上回答问题，有人问，在我们这个浮躁的时代会不会再出现吴昌硕、齐白石这样伟大的艺术家？我说，哪一个时代都是浮躁的。你去看这个世界，所有优秀作品都是在大量的泡沫中慢慢显现出来的，哪一个时代都会有无数的垃圾，所以一个时代的浮躁根本就没有一点关系。一个领域只要有那么几个真有才华的人不断在努力，那么这个领域就有希望。

在下面将要进行的讨论中，我想有一些问题要事先加以澄清，以免让无谓的争执浪费我们的时间。

一、风格与趣味的问题。每个人都有风格趣味的倾向，任何风格和趣味，只要做得好，都可能出现精彩的作品。承认一切可能性，细心去体察一切可能性。

二、专业与业余的界线。按理来说在这里是不需要讨论这个问题的。在我的头脑中，专业与业余的区分不是从职业的角度来划分的，即使你是一位工人、一位机关职员，只要你对这个事业所持的标准足够高，实际上也达到了某种水平，我们就说你是专业人员。但是，我所说的区别实际上暗含着我要谈的东西，就是说，你接不接受一种极高的专业标准？不接受我们说的那种极高的专业标准——是应有的而

不是现有的，现有的标准太低——如果不能接受这样的理念或标准，你就是业余爱好者，那就是另外一种谈法。一位朋友跟我说，老邱啊，你看看我的字，给我提提意见。我问他，你对你的字有什么设想？比如说，只要自己写得舒服、愉快，还是希望在全国展览中入选，或者希望在书法史上做点儿什么事情？他想了想，说，我当然是想做到第三点。我说，那意见就好提了。因为他有这种目标，那标准就可以定得很高，什么意见、建议都可以提。所以我在讲专业与业余的区别时，隐含着—个标准问题。——我这里始终强调“现有的”和“应有的”两者的区别，始终强调当下“现有的”标准太低，历史上“现有的”标准太低。

三、个人与时代的关系。我没有邀请理论家。艺术家对自己作品的思考最多。我知道大家不会过多考虑这个时代书法要怎么样。对个体来说，这不重要，对一个艺术家来说更不重要。但问题是，当一个人站在一个领域前列的时候，你进步一分，这个时代的水平也就提高一分。如果在这二十人之中，包含若干未来的重要人物，那么这样一场谈论，关于理想和道路的讨论，便很重要了。我们只要说出个人的想法，说出自己的困惑，找到解决的办法，就有可能对这个时代作出贡献。不仅是这二十人，每个人的努力都有可能变成这样一种东西。

现在，我们就开始讨论标准和基础的问题：书法有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？

陈忠康，先请你讲一讲。大家都觉得你是对传统观察和训练比较细致的人。这成为你的创作，成为你立足于书法领域的重要的基础。你能不能谈一下你在深入古代杰作时的体会、目标和以后的计划？

陈忠康：我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，基本上是按照心里的想法学习传统，很细微地去体会，凭着感觉走。从理论总结来讲，张羽翔做得更好，他有一套理论，而我没有。